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八十二編

實業小說
(卷下)

愛國三童子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册

世界商業史

徐宗稷周葆鑾譯

定價
六角

是書共分四編 (一) 太古之

商業 (二) 中世紀之商業 (三)

近世紀之商業 (四) 最近世

紀之商業凡東西洋各

國商業之概觀及

趨勢言之極詳吾國

方議振興實業則商業

尤為必要得此書而研

究之獲益洵非淺也

丁未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愛國二童子傳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著者 法國 沛

譯述者 閩侯 李林

發行者 商務印書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

安慶 馬沙桂林漢口南昌蘭谿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衛 生 家 庭 必 備 新 療 治 書

洋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社會文化日進。衛生尤爲重要。況近來
傳染病發生愈多。凡家庭防病治病之
方法。宜人人略知大意。庶不至倉卒誤
事。本館特編是書。搜集東西名著。門分
類別。區爲衛生治療二篇。以備家庭普
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凡欲享家
屬康健之幸福者。不可不各置一編也。

愛國二童子傳卷下

法國沛那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侯官李世中

第六十六章

既入度斐尼境。至湯姆郡城。城名武亞印室。三人宜分手於此。于西打雜收手套皮貨諸物。束裝且作歸計。此行可六禮拜。今將歸於舒翰。省其妻子。而二子之赴馬賽。尙二百四十啟羅迷達。二子登傳諾及遏刺伯山高望。天氣至晴明。知首塗當不遇雨。于西打謂恩忒曰。在北遜孫時。爾曾問我以勞金。我以未知孺子之行藏。故未汝辭。自是日起。汝兄弟忠懇助余。須知余之感爾。兄弟已篆中心。昨日已以傘贈若弟。今尙有物贈若語。已出錢囊中。貯佛郎十五。曰。此以酬汝。汝已積八十五佛郎。合此成百佛郎。吾尤有文券相授。券中贊爾之能。中敘六禮拜以來。助我不遺餘力。列押於下。請是間有司。加以印信於孺子。亦不爲非。益于西打。不待恩忒之言謝。卽引手。

執舒利亞百感交集。敘別不已。且歷歷述其道行之事。尤憶在倭武岳火警時。恩忒竟手抱若望下梯。則極力盛稱其勇。淚咽於喉。力親二孺子之頰。慘不成聲。且曰。吾終不忘孺子。孺子經年必以書予我。我即不見爾。亦足以慰吾心。逾一旬鐘。二子荷行囊向馬賽行。沿傳諸河邊而去。舒利亞沿道歎息。淚滿於睫。謂與于西打深爲良伴。中道復別。因而回思前此依依之二嫗。並及若望之言。爲之酸鼻。覺腦中棖觸。幾謂此爲人間第一苦事。舒利亞生平勇決。未嘗憚行。今日偃偃依其兄。大有旅行之感。此時恩忒授之以傘。舒利亞初若無意。執之因荷傘於肩。謂恩忒曰。吾淒淒去。吾親愛其苦如何。吾又無家行。且安適。吾茲行乃大覺其難。語已顫聲。欲泣。恩忒見其弟欲泣。即奮勉之曰。穉弟宜勇。吾之不憚艱險。即欲求踐吾父之言。行吾分所應爾。設此行得吾叔父與之共處。或爲法國國民。其樂如何。胡不趣行。凡人志氣餒時。即當回念前此蒙難。蓋萬難於此。今日去叔父家。日邇。宜相爲歡。但觀若望伶仃較吾有兄弟之樂不幾勝彼遠耶。嗟乎。舒利亞爾我既少孤。當彼此相愛相慰藉。奈何屢

悲感以動我舒利亞曰。諸卽把其兄之臂曰。吾今以趣就吾叔爲第一義。卽客行亦不爲寂矣。卽吾叔父不吾識。聞聲當必愛我。

第六十七章

舒利亞愁緒爲恩忒排遣。沿道指揮雲樹以相娛樂。時秋日明。豁時鳥飛鳴於林樾間。大類中春。恩忒曰。弟不審南行日光愈熾。耶左右園林中餘花尙繁。舒利亞心有所思。左右均無覩。至是爲恩忒提命。豁然若出夢見道旁林葉均爲人采擷。餘者無幾。見村人無數。恆登樹取葉。納之囊中。荷歸。舒利亞駭曰。林葉采擷都盡。意其歸而飼牛耶。恩忒曰。汝試思之。采桑作何用者。樹名曰桑。采桑何用。汝重思之。舒利亞曰。桑耶。桑飼蠶耳。恩忒曰。傳諾沿岸之人家。及度斐尼。耶克突克中。均飼蠶。取絲供利翁及聖埃及。鶯織錦之用。自是及於馬賽。沿道皆桑。桑於春間已采一度矣。舒利亞曰。蠶長能幾。乃盡食此間之桑。然則蠶類多矣。恩忒曰。于西打先生告我。此間年得繭二十八百萬。敗羅加姆。蓋每繭卽有一蠶。每繭之重亦無幾。非二十萬萬。莫符此。

數。舒利亞曰。蠶戶爲誰。恩忒曰。村人之妻女。飼蠶於密室中。謂之蠶室。今茲村間均飼蠶。或數千。或數百。比屋而是。舒利亞曰。此去或寄宿於飼蠶之家耳。時已天晚。二孺子遂宿於村間人家。坐於爐次。而治飯。卽於爐間。舒利亞引目四矚。冀得飼蠶之家。覘其飼法。逆旅主人者。老嫗也。思以術悅。是二孺子。乃以言慰撫。顧此嫗操南音。於巴黎語言無復明晰。而嫗絮絮言。二子均弗解。屋中人亦操南音相對。幾同異域。舒利亞遂引身坐。恩忒股上。二目視恩忒。愛情盎然。私語曰。此間人何以不能爲法。語恩忒曰。此種人咸未進身學堂。少須當親學力改其舊觀。此時大門忽闢。有童子數人自學堂歸。舒利亞曰。是童子當能法語矣。吾輩能否與之款語。

第六十八章

童子歸時。亦以南音語其母。語後。遂卽恩忒之旁而立。恩忒問童子能法語否。又問之曰。君家曾否飼蠶。果飼蠶者。能否見示。最長之童子曰。蠶事畢矣。幼者曰。雖不見蠶。尙未賁繭。客今從吾省吾姊姊方治繭也。二子遂過隔鄰近窗時。已見一婦人坐。

而抽絲。婦人曰：二客來前，觀吾治繭。卽以繭示舒利亞曰：此卽吾家課功之所得者。舒利亞曰：繭大乃如鳥卵，且輒如鳥羽。婦人曰：童客且觀吾煮繭抽絲，事亦非易。以絲細不逾髮，合六縷始成一髮。是藝非明，敏亦莫能治。語時卽以繭納諸沸藩之中。絲端立解，婦人引其端黏之盂上一抽，其絲或四或五，搓爲一縷。舒利亞注目於繭，且抽且盡。繭亦立縮，絲盡有黑物墜之水中。舒利亞曰：是爲何物？婦人曰：蛹也。或曰：變易之蟲。繭者蠶之臥具。舒利亞曰：麻打姆言然。吾在學堂中曾見蠶形。蠶臥成蛾，將破繭而出。婦人曰：聽其成蛾。吾繭又安得絲若破繭者？絲且寸斷，安如吾絲長可三百五十尺。舒利亞曰：何由令其勿出？婦人曰：置繭於箱，以湯氣薰蒸之。蛹且立死不復破繭而出。適所見黑物卽死蛹也。舒利亞曰：然則麻打姆不日戕生命無數耶？婦人曰：亦有留者，令其卵育。顧蠶卵須珍藏之，迨及五月，蠶子已生，飼之以法，遂得新繭。舒利亞曰：是間何由能悉此法？婦人曰：此非吾國所有，種蓋從中國來。聞中國飼蠶或聽之卵，子於林間。吾國惟寒，故闕之煖室之中。舒利亞曰：中國其居亞西。

亞乎。婦人曰。然。吾國有牧師。遊歷中國。竊種而歸。然中國人祕此。以專其利。且勿令外人得其術。而牧師竊蠶卵。納諸行杖之中。歸國。既至歐西。以樹葉飼之。得留其種。乃更有人。創興蠶學。舒利亞曰。蠶學何由開端。婦人曰。童客當知。烏阨尼遜之戰。兵卽教民。自相屠戮者。事平有克。古阿教士創議植桑。蠶事遂興。傳諾之人均習此。至年產數萬萬之多。舒利亞聞言。卽與婦人爲禮而出。就餐。

第六十九章

明日。二人上道。趁車行。時天氣晴明。行人疏爽。道次忽有陰風起於西北。捲地拔木。土人謂其風曰王風。以風力之巨。能推火車出軌。舒利亞大駭。然日色尙瑩潔。野綠欲笑。車人曰。苟無此西北風者。其風景乃與度斐尼普封室同也。今風乾且躁。其來乃同大兵過境。幸尙不擾地產。田禾不至揜壓。恩忒曰。此間之田所需何水。車人曰。地固無水。引水於他郡。可以成渠。故此地所產。乃較他處多至三倍。若溝渠廣者。尤利於灌注。聞邦人言。將鑿渠自利。翁訖於馬賽。卽用爲灌田之用。渠成。此間灌溉之。

利幾等名園之仰。泉長日均噴溢無已矣。方二子言時。車銳進。風力所及。馬力乃逾奮。每經陂陀而車銳下。迅乃逾倍。馬足奮蹴。亦不自止已而蹄蹶。車人皆震出車外。爭起顧。皆瘡傷特甚。劇舒利亞手足皆創。不能步。方欲起時。痛徹腑焦。覺顛重而寒熱生。乃大哭。恩忒震極。防其傷股。車人亦進視舒利亞。取其腕驗其創。力爲按摩。然舒利亞五指尙自動。車人曰。是但筋掣於骨。無害。卽語恩忒曰。以素巾納之水中。令溼一束。其腕一束。其足以沸血。觸冷水當立止其痛。可以勿腫。恩忒聞言如法束之。車人趣其馬。馬力尙健。而車轅已折。始罷行。將引車至村間治之。卽奔車肆。以人助引其車。舒利亞言顛痛徹心。萬不能步。恩忒力抱提舒利亞行半里。舒利亞痛極曰。恩忒吾不能步。奈何。馬賽道長。吾胡能至。恩忒曰。吾弟勿焦煩。今囊中尙有一百佛郎。足以小住。必已若病。若仍不得已。必趁火車至馬賽。須知天下禍至。竟有餘資。足以自活其事。未始爲劣。舒利亞曰。火車昂乃不翅吾輩至馬賽。設不得吾叔囊金一罄。又將奈何。嗟夫。天也。孤兒之難。胡一至於此。恩忒曰。卽以火車行。亦不悉罄吾。

金得三十佛郎足矣。今汝且勿憂。舒利亞歎曰：似此情況，吾憂乃不知所極。病且加劇。恩忒抱舒利亞於懷，曰：汝勿計此禍福。惟天所命，吾輩被難，不亦稔乎？得有今日，其事皆天。吾令力排此難，但視爲固有，安之而已。何復煩言？舒利亞力抱恩忒，親吻太息，復言曰：然則如兄所言，奮吾平日之勇可也。

第七十章

行經隔村，二子同住人家。舒利亞顫痛欲裂，言曰：首疾較前爲甚。恩忒寘之榻上，令息而舒。利亞中熱不能寐。此爲翻車受創之險病。恩忒立延醫生，而醫生適外出。當以薄暝始歸。恩忒守病榻待醫，焦楚萬狀。視其弟之痛，恩忒如刀剗其心。但相對淚淋，不能自形其憂。此時心中之痛，蓋逾其弟千數。舒利亞痛極成嚙，或呻或呼爲候。至劇。恩忒力搖舒利亞曰：汝適何言？舒利亞張目，期期不能出口。但曰：吾至思鄉。恩忒自念傷哉。吾弟昨日傷離，今乃弗釋。此遭行役，形神都憊。吾將何術能止其憂？乃曰：吾弟馬賽，卽吾叔家也。舒利亞復作嚙語曰：馬賽之遠，乃同天上。語已，以顫觸枕。

作聲曰。遠哉。遠哉。方其語時。醫生已至。卽曰。何爲言遠。舒利亞聞聲仰面。乃不見醫。復曰。人皆有。家我乃無之。然前此固未嘗無。特今無耳。吾意頗欲回頭。醫生此時執其手曰。孺子何憂之深。舒利亞哭而不答。膠膠作語甚閃爍。恩忒乃以病狀語醫生。並言手足被創狀。醫切脈已言曰。創雖弗劇。病乃可虞。所虞卽在嚙語。孺子言家。家安在者。恩忒乃微述家世言。上道艱難事。並敘舒利亞平日之勇。初不以首塗爲怯。每遇與人戀別。則悲形於色。無可自慰。此次與于西打別。其悲尤烈。醫生思此孤雛良哀。且以穉年犯霜露。至其精力較諸壯士爲不多。讓恩忒此時無人色。睛突淚滿。醫生曰。吾頗欲此嚙語。立平今病人所宜。須君當立任延醫。當劃之以時。今夕幸勿睡。每半句鐘以安神之藥進。尤當謹慎。伺病人苟平貼眠者。病當立減。吾明晨更至。恩忒竟夜無眠。如慈母之飼其子。時加慰詞。亦等慈母之詔子。舒利亞飲藥後。忽大動。恩忒愈憂。顧舒利亞力疲。乃少定無聲而睡。而小手尙握恩忒。恩忒蟄伏未敢動。神注其弟之面狀甚安謐。恩忒略靖希望。復生自言曰。醫不言孺子睡者。病當

立間。於是中心少釋。其煩無心中。亦寐。其側然堅握孺子之手。仍無敢動。

第七十一章

醫生者。料病如神者也。舒利亞遲明而蘇。病態銳減其半。愈後。息二日。醫言可以上道。且謂恩忒曰。勿令此孺子勞。此病當一月不作長行。亦不宜起懷鄉之念。此病本入腠理。更發者。力且弗逮。恩忒力謝醫生。醫生不受值。思以木器輔其足。恩忒之感佩。醫生竟至於不能作語。此後舒利亞顏色既復。且助其兄理行事。深藏其書於囊中。曰。此書足助我在火車排遣。行事既飭。恩忒遂往購車票。恩忒抱其弟行。舒利亞荷行囊於肩。兄弟同至車站。車站去逆旅可二刻鐘。少須。兄弟入三等座。車行至速。舒利亞初入此車時。自窗外望。樂乃無極。似道旁之樹。皆奔逐而逝。二子望後窗。尙隱隱見度斐尼之過刺伯山。積雪受日光。皚皚然。恩忒曰。舒利亞聽之。居吾後之山下。即爲克諾白洛城。舒利亞曰。此繡壤乃介於山中。吾閱地圖。知此城爲法國之名郡。勝概集於其下。有山曰克西烏倭塘山谷。其上均礮臺。仰攻者無隙可入。舒利亞

雖病足。然時時猶盼窗外。已而少憊。復展其書曰。恩忒。吾久不讀此書。以度斐尼道中行路頗艱。故未及展誦。吾且觀度斐尼中曾產名人否。忽檢得伯爾亞列傳。伯爾亞爲一騎將。一生勇健無懼。亦謹慎。未嘗干刑憲。

第七十二章

在度斐尼羣山中。有大宮殿。今但存殿基矣。十五世紀中。產壯士曰伯爾亞。仁勇冠世人。咸稱爲君子之騎將。父亦戰士。能衛國。未死之前。乃合羣子至其前。伯爾亞則年十三。父於每人各叩以所志。長子曰。吾不欲離吾故山。第欲坐養吾父。此伯爾亞之伯兄操齊也。父曰。操齊。汝旣愛吾家。則當守廬驅野獸。方其父兄論時。伯爾亞無言。視其兄莞然。父怪之曰。比埃。汝何志者。伯爾亞曰。阿翁兒曾聞吾父功烈。志節且盛。道古來名將。吾心至慕。此頗欲從軍。效命於疆場。尤不欲墜吾父之名。父聞言大哭曰。吾愛子。吾知汝能繼吾志。然果能售耶。汝但自爭其榮名。吾願遂矣。逾數日。伯爾亞忽服絨衣。學兵問事。以快馬出。就沙勿華公爵。學兵事。爲騎將。讀吾書者。當知

騎兵之爲品最貴。生平仗劍保護孤寡貧弱之夫。使之得所。此何如品也。伯爾亞之母不忍其子之行。則登高塔以送之。淚被其頰。伯爾亞上馬將行。其母復呼而詔之。其言曰。吾今悉吾力以告汝。汝第一節勿爲妄言。必力與妄爲敵。節勞自愛。宏量愛人。始免於禍。見人之難。必力趨勿萌傷人之心。於吾訓始無悖。逾數年。伯爾亞已二十歲。名乃大昌。於時顧伯爾亞事蹟盈軸。不能罄書。今但紀其一事。已足駭人而動衆。意大利之戰。有橋曰加海基里阿諾。敵軍方撲橋。思斷來軍之路。伯爾亞知狀。乃宣言於衆。宜馳告大軍。扼此橋。今大軍未至。敵縱撲橋。吾必死力與敵。以待援至。伯爾亞語後。持長戈駐橋右。敵師已陸續渡。伯爾亞怒如獅子。以長戈陷陣。敵盛。伯爾亞猶力戰。敵軍已四合而前。伯爾亞一不之懼。力待援師。已而師至。敵師敗績。伯爾亞孤軍始出險。尋以他役中礮隕於師。將殊未殊間。尙能呼其步卒曰。爾扶我。倚樹立。尙迴面斥敵。師曰。我雖死。終不示汝以背也。左右大哭已而西班牙兵隊至。見伯爾亞已中礮。凜若天神。西兵皆下馬與之爲禮。西兵間有親王曰布邦參洛。法人降。

敵者也。亦至伯爾亞之前。稱曰大將。余極佩將軍。今日見將軍至此。余心惻然。伯爾亞曰。殿下勿爲吾惜。但當自惜。王爲親藩。乃助敵以掎己。若下官者。甯死必爲祖國。王大慚而去。移時。伯爾亞卒於樹間。西班牙人取其尸厚殮之。爲之發喪。歸其柩於法國。舒利亞讀至此。曰。恩忒阿兄聞此人乎。復微語恩忒曰。吾自與于西打別。氣頗爲餒。但覺都無生趣。方其苦時。恆思更歸法石蒲。如吾父生時之自度其日。其作如是思想。較之伯爾亞。甯非大愧。今悟矣。當力鼓吾氣。無愧於伯爾亞。阿兄請證我所言。恩忒與之親吻曰。吾二人。塞人也在。法宜同心合力。以愛祖國。如伯爾亞將軍也。

第七十三章

逾三句鐘。火車至亞烏而昂站。卽於途次見大城。恩忒言陂陁間。有石闕直接於礮臺之次。以烏阨尼遜之戰。大捷。故立此誌其勳伐。語已。車復行至一橋。曰著行瑟。有飛瀑下。瀉趨橋而過。厥流至修直貫馬賽全城。以濟城人食飲。橋東之水直貫阿洛。至於普武芒室。普武芒室地極饒沃。多青果之樹。樹葉葱翠。車復入關羅平壤。地多

西北風瘠而不腴。物產無多。乃大類亞斐利加。地多野牛。及不調之馬。馬駿健類亞刺伯。火車遂入勒諦山洞。長可五啟羅迷達。移時至馬賽車站。二子遂下。時人多如織。二子覺趁車行此罷極。時汽笛大動。人聲猥雜。二人愕然。幾喪其精神。恩忒尙清醒。則出其叔父居址。問路人。然尙抱提舒利亞行。自念至馬賽矣。果得吾叔氏居者。樂將何如。舒利亞縱觀市上景物。不復發語。但稱其兄之勇健。謂其兄始終不餒。已而至其叔家。將款關。則忘忘不審其叔之在否。叔曰。霍蘭質勿訛洛騰。叩門久。忽見有中年舵工出應曰。霍蘭質初不在此。出行已五閱月。恩忒聞言大驚。厥狀如死。已乃力掣其躬。問舵工曰。先生知斯人安往。舵工曰。噫。吾安知者。其人本吾友。同居時曾告我以狀。乘此西北風未熾時。當海行。今二童子既至此。曷入室更語。遂引二子入室。天已垂暮。室無燈燭。恩忒猶力抱舒利亞入。舒利亞此時愁慘萬狀。又念彼伯爾亞生平遇難。乃能如無事。吾何爲躬自摧沮。因而神志復奮。遂入室。舵工之妻已治晚餐。恩忒臨窗坐。此舵工與之同坐。述霍蘭質於亞洛沙室羅亨。乃中有懷兄老